



Ruth Hogan

[英] 露丝·霍根 著
朱明晔 译

失物守护者

The Keeper of Lost Things

番外篇

Ruth Hogan

失物守护者

[英] 露丝·霍根 著

朱明晔 译

The Keeper
of
Lost Thing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失物守护者 / (英) 露丝·霍根著; 朱明晔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8.5

书名原文: The Keeper of Lost Things

ISBN 978-7-5057-4369-4

I. ①失… II. ①露…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246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2670

Copyright © Tilbury Bean Books Ltd 2017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7 by Two Roads,
an imprint of John Murray Press, an Hachette UK compan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Ruth Hogan asserts the moral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书名 失物守护者
作者 [英]露丝·霍根
译者 朱明晔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32开
9.25印张 185千字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369-4
定价 4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献给比尔，我最忠实的伙伴

以及蒂利·比恩公主

不堪玫瑰刺痛的人，不配拥有它的美。

——安妮·勃朗特



一想到你，我便忘记
那些平常琐碎的事情
我住在梦里，像国王一样欢喜
别笑我傻气，这件事占据了我的心

对你的思念，叫我望眼欲穿
你不知道，每当靠近你，时间过得有多慢
在每朵花里看到你的笑脸，在每颗星中看到你的双眼
我就这样想念你，夜不能眠

——雷·诺贝尔



1

查尔斯·布拉姆韦尔·布洛克利独自在 14 时 42 分由伦敦大桥开往布莱顿的列车上，并未买票。他正安息于一个亨特利与帕尔默牌饼干盒里。火车剧烈晃动着驶入海沃兹希思站，座位边缘的盒子也随之摇摇晃晃，正要翻倒在地时，被一双手稳稳地接住了。

*

*

*

他很高兴能回到家里。这座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房名叫帕多瓦，陡直的门廊里种满了金银花和铁线莲。午后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而回声荡漾的门厅里却阴凉清爽、花香四溢，温柔地迎接他的到来。放下背包，他把钥匙放回桌子的抽屉里，将巴拿马草帽挂在帽架上。虽已筋疲力尽，但是家里的宁静气氛使他欣慰。这份宁静，并不死气沉沉。一座老爷钟嘀嗒嘀嗒地响着，远处传来旧冰箱的轰鸣声，一只乌鸫在院子里啼啭歌唱。这座房子未曾遭受现代科技的洗礼，家中没有电脑、电视，也没有 DVD、CD 播放器，想

要同外界产生联系，只能靠一台老式电话和一台收音机。他来到厨房，打开水龙头，等到水温变得冰冷，便灌满了一杯。现在喝琴蕾酒未免过早，喝茶又太热。

劳拉今天回家了，不过走之前留下了一张字条，还做了火腿沙拉放在冰箱里，留作他的晚餐。贴心的好姑娘，他这么想着，将那杯水一饮而尽。回到客厅，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一扇厚重的木门。而后，他拾起地上的背包，走进屋内，轻轻关上了房门。放眼望去，架子、抽屉、架子、抽屉——三面墙上都是架子和抽屉。每个架子都毫无余地，每层抽屉都毫无空隙。四十年的囤积，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杂物汇聚在这个屋檐下，有了各自的名字。法式窗户上的纱网让午后刺眼的阳光稍显温和。其间一根长杆，刺穿了屋内的黑暗，与粒粒尘埃一同反射着太阳的光线。他从背包里取出那个饼干盒，小心地放在一张红木桌上——这间屋子里唯一整洁的地方。打开盒盖，他仔细观察着里面的东西，那是一种灰白色的物质，有着粗粒砂的质感。他多年前曾在家中后院的玫瑰园里播撒过类似的东西。这不是人的骨灰吗？怎么会装在饼干盒里，落在火车上？他满腹疑问地盖好盒盖。后来，他去了火车站，想要交还这个盒子，但是检票员拍着胸脯保证那只是别人丢掉的垃圾，叫他赶紧找个垃圾箱扔掉。

“你都想不到人们会在火车上丢下什么垃圾。”他说着朝安东

尼耸耸肩，便不再理会他了。

安东尼已经不再为任何事惊讶，但丢掉的东西，无论大小，总能触动他的心弦。再次回到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棕色标签纸和一支镶金钢笔，蘸了黑墨水认真地写下日期、地点等细节：

亨特利与帕尔默牌饼干盒，内有疑似人体骨灰。

在 14 时 42 分由伦敦大桥开往布莱顿的列车上，第 6 节车厢里捡到。

逝者身份不明。愿上帝保佑，愿逝者安息。

他轻抚着盒盖，在一座架子上找到一处空地，将盒子轻推进去。

钟声响起，天色已晚，正是畅饮琴蕾酒的时刻。安东尼从冰箱里取出冰块和酸橙汁，又拿来一只绿色鸡尾酒杯和一小碟橄榄，放在银质托盘上，端入花房。他不太饿，只想借此开开胃，这样就能吃下劳拉精心准备的沙拉，以免让她失望。随后，他放下托盘，打开房门走进后花园。院子里有一台木质留声机，喇叭是通体的金黄色。他抬起唱针，将其轻轻放在那张甘草色的唱片上。艾尔·鲍利的歌声飘入空中，飞入花园，好似要同那只乌鸫一争高下。

一想到你，我便忘记

那些平常琐碎的事情

这原是他们最爱的一首歌。他听着歌曲，舒展修长的四肢坐在一把皮质靠背椅上。年轻时，他身材高大，形体健美；如今到了晚年，肌肉渐渐萎缩，几近皮包骨头。他一只手端起酒杯，另一只手拿着一个银边相框，向照片里的女子敬酒。

“干杯，干杯吧！我最亲爱的。”

他喝了一小口，向着冰凉的相框印上一枚充满爱意与渴望的吻，然后把照片放到身旁的桌上。照片里的女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但她正值妙龄，秀发翻飞，深色的眼眸闪闪发亮，即使是一张黑白照片，也藏不住她独特的美，这是安东尼在多年之后，仍会为她怦然心动的原因。她已然去世 40 年了，但依旧是安东尼生命的核心，而她的辞世却以另一种方式支撑他继续活了下来。她让安东尼·佩尔杜变成了一个“失物守护者”。

2

劳拉曾一度消沉迷惘，四处漂泊，以药物舒缓神经，以酒精逃避现实——文斯有了外遇。是安东尼·佩尔杜的好心收留并拯救了她。

劳拉把车停在安东尼的家门外，盘算着在这里工作的年数——10年，不，快11年了。当初，她坐在候诊室里焦躁地翻阅杂志，偶然瞥到《淑女》杂志上的一则广告：

作家招聘管家 / 助手，应聘者请来信致安东尼·佩尔杜。

——邮局信箱 27312

劳拉原本想去那儿讨些舒缓痛苦的药物，却在离开前决定去应聘这份工作，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她打开前门走了进去，房间内一如往常的静谧气氛包裹着她。走到厨房，她接了一壶水，放在燃气灶上。安东尼此刻应该是去散晨步了，昨天他去伦敦见律师了，一整天都没见到人影。劳拉一边等水烧开，一边梳理安东尼托付的文件，有几个待付账单、待回复

的信件，以及医生的预约函。看到这儿，一阵酸楚涌上劳拉的心头。在过去的数月中，她极不愿见到的就是他的衰老，像长期暴晒的画像，模糊了线条，褪去了色泽。当初面试时，他高大健壮、满头黑发，深蓝色的眼眸有如宝石，浑厚的嗓音如同著名演员詹姆斯·梅森，完全不像是 68 岁的人。

自从走进门的那一刻，劳拉便对安东尼和他的房子一见倾心。她对他的爱并非爱情，而是孩子对叔叔一般的爱。他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风度让她再度体会到了男性的魅力，虽然这种体验来得迟了些。他的出现让她精神焕发，使她在长久的放纵之后学会了认真生活。就跟广播四台、大本钟和歌曲《希望和荣耀之士》一样，他能带给人慰藉，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总是掩饰着自己的某一部分，那是一个永恒的谜。劳拉很庆幸遇到他，因为身与心的亲密曾让她深感失望，而安东尼却是一个完美的雇主，一个亲密而不越界的朋友。

劳拉爱上这座房子是因为一个盘垫。安东尼在面试时为劳拉沏了茶，端进花房，随茶壶带去的有保温壶里的牛奶、碗中的糖和夹子、茶杯、茶托、银质茶匙、过滤器及茶壶架。这些东西都摆在一个纯白色有蕾丝边的盘垫上，让人赏心悦目。在帕多瓦，包括盘托在内的一切物品，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安东尼的日常生活正是劳拉所渴望的样子。文斯一直嘲笑她给家里添置此类物件的想法。他如果沏茶喝，必将茶包扔在沥水板上；喝牛奶、果汁，素来是开

袋直饮，一只手抓着冰箱门来回摇晃，像个喜怒无常的少年；用餐习惯也颇为原始粗鄙，视打嗝为幽默，视放屁为快乐。好在他还愿意用刀叉吃饭，虽然几乎从未同时使用，而且餐刀还经常用作清理指甲的便利工具，但劳拉已不敢奢望更多。在文斯眼里，盘垫就是个彻底的笑话，一如劳拉在他心中的地位。

面试那天恰逢劳拉 31 岁生日，整个环节进展顺利得出人意料。安东尼问了她的饮茶习惯后为她倒了一杯，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很快便达成了雇佣协议。那是劳拉得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也是她新希望的起点。

水壶的响声打断了她的思绪。劳拉端着茶、抹布和清洁剂，来到花房。和文斯在一起时，她痛恨清理房间，但在这里，做家务成了乐趣。初来时，看得出主人对房子的照料有一丝漫不经心，但并不是肮脏破旧，只是有些疏忽大意。空着许多房间，只有花房和书房是安东尼常待的地方，也无客人居住其他卧室。劳拉一间接着一间地打扫，用温柔的爱让这栋房子重获生机，只有书房，是她不曾踏足的领地。安东尼起初便告诉她谁也没进过他的书房，若他不在，书房便一直锁着。她也从未多言，只是悉心照料其他房间，以备客人造访，即使从未见过有客人来。

在花房里，劳拉拾起那银边相框，拭以抛光剂，直至光滑闪耀。安东尼曾对她说，照片中的女子叫特蕾兹。劳拉知道，安东尼一定

深爱着这个女子，整座房子里仅有三张照片，而她的照片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张是他们两人的合照，一张摆在安东尼床边的小桌上，一张摆在屋后大卧室的梳妆台上。劳拉认识安东尼的这些年，从未见他像照片中那样快乐过。

文斯离开时，劳拉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大幅带框婚纱照扔进垃圾桶。在那之前，她已将其踩碎，脚跟一用力，玻璃碴正巧划破了文斯的脸。“维修人员”萨琳娜深受他的爱慕。以前劳拉总是自欺欺人，而这次她终于承认，文斯是个十足的浑蛋，但再怎么咒骂也无济于事。这只能证明自己长久的忍辱负重是多么的懦弱、愚蠢。

离开花房，劳拉穿过走廊，拾阶而上，边走边将木雕扶手擦拭得光洁闪亮。她常常好奇，书房里究竟是什么样？但她仍选择尊重安东尼的隐私，正如安东尼对她的私事从不多问一样。楼上的大卧室是最漂亮的房间，透过飘窗能望向后院。那曾是安东尼和特蕾兹的房间，如今他只睡在相邻的小卧室里。劳拉打开窗子通风，看到花园里玫瑰盛放，红的、粉的、白的，与牡丹花一同随风摇曳，与飞燕草长矛般的蓝色花瓣争相斗艳。

玫瑰花香随温热的气流飘向二楼，劳拉深吸一口气，顿觉心旷神怡。这间屋子常有花香，即使隆冬时节，花园冰冻沉睡，窗棂披霜紧闭，也不例外。劳拉直起身，轻抚已然平滑无皱的床罩，松了

松脚凳上的枕头。那绿玻璃梳妆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尘不染。不过这屋子里也有不完美的地方——那只蓝色小瓷钟又停在了11时55分，日日如此。劳拉看了看手表，调好指针，小心地转动发条，待时钟恢复摆动，便将它放回壁炉台上。

这时，劳拉听到前门关上的声音，该是安东尼回来了，随即响起的是书房门开了又关的声音，她对这一连串声响早已了然于胸。来到厨房，劳拉煮了一壶咖啡，在银质罐子里盛些奶油，又盛了一盘消化饼干，同杯子、小碟一同放在托盘上，端到客厅里，轻叩书房门，待房门打开，将托盘递给安东尼。他面露倦色，散步并未使他精神焕发，反倒耗尽了气力。

“谢谢你，亲爱的。”

接过托盘时，他的双手微微颤抖着，看得她心疼。

“午饭有没有特别想吃的？”她像哄小孩似的。

“没有什么，你做什么都好吃。”

回到厨房，劳拉洗净水池里的杯子，那无疑是园丁弗雷迪放在这儿的。他是几年前来到这里工作的，但是一直以来劳拉都不怎么同他讲话。每次相遇，弗雷迪都很友好，礼节到位。劳拉开始处理文件，她会将文件带回家，将其输入到电脑里。刚开始替安东尼工作时，劳拉先校对手稿，再用一台老式打字机一字一字打出来。安东尼已经搁笔多年，她对那段时光怀念不已。

年轻时，劳拉还考虑过以写作为生，写小说也好，写新闻也好。当时的她事无巨细地计划着。在家乡的女子学校获得了奖学金，接着又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她本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却遇到了文斯。17岁的她懵懂弱小，妄自菲薄。学校生活还算快乐，但是学业使她背井离乡。她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店员，两人都以聪明的女儿为傲。他们为了给女儿买新校服，寄去一沓破破烂烂的钱；第一次听说鞋子要分室内、室外时，还禁不住大吃一惊。一切都得是新的，不能让女儿用旧的。

劳拉由衷地感激父母，他们所做的牺牲她再清楚不过。但这还不够。聪慧漂亮还远不能使她顺利跻身学生会。这个群体中的女孩们，视国外度假、剧院观演、宴会聚餐和周末出海为日常消遣。当然，她也交到了善良大方的朋友，受邀到其家中和她们同样善良大方的父母一起玩乐。在她们家里，沏茶用茶壶，面包放在点心架上，黄油盛在小碟里，牛奶倒在罐子里，果酱配有银质勺子。她们的房子都有名字而非编号，还有观景台、网球场和精修过的灌木。当然，盘垫更是必不可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让劳拉大开眼界、心生向往。在家里，牛奶装在瓶子里，黄油盛在小筒里，白糖装在袋子里，茶水倒在杯子里，这一切就像口袋里的石头，叫她憋闷沮丧。17岁的劳拉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不定，心无所归。就在这时，她遇见了文斯。

文斯比她年长，帅气而自负。他的关注让劳拉受宠若惊，他的笃定更让劳拉为之倾心。文斯对一切都胸有成竹，他还戏称自己是“隐形人文斯”。作为一个汽车经销商，文斯开着一辆红色的捷豹E系，一开车就满口陈词滥调。劳拉的父母懊恼不已，本希望女儿能通过接受好的教育过上更好的生活，至少好过他们，可以享受生活，无须为生存拼命。他们可能不理解盘垫存在的意义，但他们知道劳拉的生活不应仅限于金钱。对劳拉来说，和文斯在一起从不是为了钱；但对隐形人文斯来说，钱就是一切。劳拉的父亲很快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钱奴文斯”。

经过几年不幸的婚姻生活，让劳拉不禁疑惑：文斯当初看上了自己哪一点？相貌可爱，但算不上美丽，更谈不上他喜欢的唇红齿白、凹凸有致的那种类型。文斯过去约会的女孩子，对他投怀送抱的热情就像开口说话一样自然。也许他把追求劳拉看成是挑战或新奇事，无论如何，只要确定她能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就够了。然而劳拉没能满足他的愿望，反倒比他更加失望。

起初，劳拉自然是将一切过错归咎于文斯，把他想象成简·奥斯丁笔下的无赖小人，整天游手好闲，留下自己这个德才兼备的主妇在家中，做些缝缝补补的活。但在内心深处，劳拉知道那并非真相。当外遇之事大白于天下，劳拉几近崩溃。渴望逃避现实的她曾求助医生开些抗抑郁的药物，但医生极力劝她先去看看心理医生。劳拉